

施尔德兹叙事研究初探 ——兼论对教师生活史研究的启示

曹春芳, 邓 磊

(西南大学 教育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文章分析了卡尔·施尔德兹教授叙事研究的特点,并认为其独特的个体故事解读研究法对于中国教师改变知识中心发展模式,走向生活史研究,以及对教师如何进行生活史研究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施尔德兹叙事研究;故事解读;教师生活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0)06-0170-05

自加拿大学者柯兰迪宁和康内利开辟出独特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模式以来,诸多学者相继投身于这一领域,创建出了一系列用于表征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术语和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些学者中,加拿大尼普森大学(Nipissing University)教育学院教授卡门·施尔德兹(Carmen·Shields)教授的叙事研究法独具特色,从多重视角对个体故事进行解读、重构和演绎,发掘当前生活立场的来源并指引未来的道路,对中国教师生活史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施尔德兹叙事研究的理论背景与主要观点

(一) 施尔德兹叙事研究的理论背景

施尔德兹叙事研究法首先是基于动态课程(Currere)理论背景下的。动态课程,亦即“在跑道上跑”,是源于杜威,由威廉·派纳(William Pinar)和格鲁梅特(Madeleine Grumet)提出,并为多尔、高夫等后现代主义课程学者所推崇的一种课程理念。Currere意为“奔跑”,具体而言是指在跑道上,就像四轮马车在跑马场上奔跑(Circus maximus)。因此,谈到课程时,跑道(学程)名称侧重于具体目标,而在跑道上跑则侧重于个人体验^[1]。

Currere的核心是个体性,是一种对自身的“自我意识进行概念化”的方法,它是对自我经验的探究,亦即个体对生活经历中的自我发展过程的反思和提升。施尔德兹的以个体故事解读为核心的教育叙事研究可以看作是动态课程观“对自我意识进行概念化”理念的阐发。

此外,柯兰迪宁和康内利开辟出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模式可以说是施尔德兹叙事研究的直接理论基础。实践性知识观提出在教育教学中,应克服技术理性思维,教师不应只是理论或学术知识的传递者或转移者。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应是积极、主动性的,其不但拥有经验,同样也拥有知识,这种知识

收稿日期:2010-08-11

作者简介:曹春芳(1969-),女,西南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师教育研究,(E-mail)cll9898@swu.edu.cn。

就是教师实践性知识。柯兰迪宁将教师实践性知识定义为从经验中出现的……和个人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信念体^[2]。个体实践性知识浸透并构成一个人存在的所有经验知识。它的意义来自一个人的经验历史——包括专业与个人历史——并为其所理解。

(二)施尔德兹叙事研究的主要观点

施尔德兹的叙事研究以故事为中心,通过解读故事,发现个体的习得理论视角,并对其进行审视和重建,最终通往“塑造自身权威”之路。

1. 基于四个维度的故事建构及其意义

施尔德兹认为,故事(story)即“一个同时发生于四个维度的过程(process):内向(深入自身)、外向(面向群体)、向后(时间上的回顾)和向前(时间上的前瞻)”^[3]。一个人对他人进行讲述就是参与故事的共享,亦即同时向四个方向行进的事件和情境。故事分享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跨越时间和空间,从过去的经历中重新解读故事并开启当前的知识。施尔德兹认为对故事的解读意在连接新的启发意义,因此简单的重述是不够的,故事的重译(reinterpret)更应该用自身的生活经历对故事进行再次建构(reconstruct),随后利用特定故事来启发、指导,并连接自我的内在世界。此内在世界在最初是被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所充盈,然而随着逐渐步入外部世界,知识常常更多的表现为“专业课本”,而非自身经历。

对自身故事的探访可以作为重新阐释和联结个体意识转变的途径。每个人都应寻找自身一贯的行为和信念的种子,以及弄清它们生存的土壤,并与他人分享,同时也使自身能够有原则的、目标明确的生存。每个人生来就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故事,如果个体开始审视其对这个世界的信念的根本所在,审视生活中的思考、行为方式,就会发现更为深远的蕴意。

2. 习得理论视角与自我觉醒

施尔德兹认为,人们在生命之初就习得了某种理论视角(acquir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但直到人们达到生命的某一境界,开始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同时又与他人彼此联结时,才会认真地去思索它^[3]。在生活观念形成的背后是出生地以及母语等社会标记,因此,在觉察之前,就已经竖立着一面透镜,人们的目光就是通过这面透镜,以家庭的认识论为出发

点,以生活中认知的文化为生活基础来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我一点点的醒来,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多年来逐渐的觉醒。我发觉到自己和周围的世界的存在,又忘掉,然后再重新发觉。我渐次的醒来,直到……我时常是处于觉醒的而非沉睡的状态”^[3]。这种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觉醒让人们们对往事进行回顾,又对未来进行思索。即外向的观察自身生而所处的故事,又内向的审视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自我。这种自我觉醒的模式本身就是故事叙述的过程,其提供了一种跨越时间进行认知的模版,在认知的过程中,无论处于什么年龄段,人们都在不断的觉醒。然而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人们通常太着眼于阶段性的跨越,却忽略了这种从内、外、前、后进行观察过程本身所赋予的财富。因此只有对这个过程进行内省的认知,才能真正的利用自身的经历来阐释当前的生活境遇。而当人们对自身经历以及当前境遇有了深入的理解和“自身觉醒”后,就会导向对成就自我的追求,亦即基于对自身信念理解并坚持基础上的不断追求和自我完善。

二、卡门·施尔德兹个体故事研究方法——多维度的故事解读

施尔德兹个体故事解读是在多重视角和多种维度下进行的,其包括不同的场景和叙述方式,以下是其故事解读的几个案例研究^[3]。

(一)施尔德兹关于自我故事的解读

“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些突发事件和特殊时段对我具有重大的意义。六岁时,冬末的一天我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于是我最初的记忆中就充满了这样的片断:在学校发烧、生病;插在我身体左侧的针;女管家催促我立刻去医院……我左面的身体完全没有知觉,左臂悬在吊链上并绑在被单后,脚与床板成九十度角牢牢的被固定着。当我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的记忆牢牢的锁定那个渴望康复的孩子,挣扎着行走,在治疗池中晃动着四肢试图挣脱那副禁锢了我几个月的夹板。我相信正是那段时间造就了我的反抗意识,尽可能的突破任何禁区。这是我开始“内在对话”(internal dialogue)的时刻,在这一时刻我以坚定甚至固执,以及最重要的、能动的觉察方式而行动。这段与病魔对抗的经历形成了我愿与任何迫害的力量相抗争的心态。事实上,我的工作也与一种尽可能解放自己和他人的禁锢的强烈期望紧紧

相连”。

这段文字详细、深刻地记述了施尔德兹教授童年时期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对教授以后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通过对发生在童年时期故事的讲述,施尔德兹教授认识到情感的力量如何转化成为命运选择的动力,并转化为个体为外部世界的抗争与改善。

(二) 对妹妹故事的解读

“妹妹两岁的时候仍然无法坐起来,这已经很迟了,而且完全不会行走和谈话,家庭医生确诊她是智障。我试图帮助她站立和行走,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的要她自己尝试着去站和走,她却只会缩回床上毫不动弹。她不愿意去说仅识的几个词,也不会哭。直到现在,我才觉察到这些关于妹妹的童年生活的点滴之线经年来已经编织成一张强大而坚韧的网,深刻的影响着我的生活方式。我在那段经历中找到了自己致力于特殊教育念头的形成,自我12岁起,这个念头就已经持续不断的作用于我的成长。在此种立场及言语下,我从自己的清晰或缄默的爱的经历中体察到了多重内容,七年前我开始认识到正是这些早年的隐秘而神圣的故事构成了我的认识论基础”。

施尔德兹的这段早期经历也具有连续性的深远意义,通过解读这段故事,他“看到了那些强大的,甚至无可回避的成为向他人提供帮助的人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一直作用于他的教育和指导工作。

(三) 学校故事的解读

“我在学校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学校有严格的纪律并期望大家遵守,教师有很多机会了解自己的学生,而对我来说,安全感和兴趣才是最重要的。我对喜欢的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表现良好,而其他的则很糟糕。多年后,我了解到自己是将家庭中的挫折隐藏到伪装之下,而这些伪装造成了我个性以及学术上的限制。在坚强的外壳下,我是一个渴望帮助的人。在中学阶段我遇到了一个能够触及我内心的老师,她很认真地对待到我的问题,听我的故事,并帮我平生第一次进行内在的自我审视。我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个特殊的经历,使我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认识论本质,我的“家中女孩”与“学校女孩”两个形象也建立起了连接。近年来,我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产生了一种空虚感,通过对个体故事的解读,

我发现这因为我只获取了他人离散的研究观点,却没有将自己对现实的感悟转向内在的认知,并使之成为教学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我努力地从机械的生活中逃脱出来,并质问我丢失了什么?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信念。”

这段故事的讲述深刻体现了施尔德兹如何利用个体生活故事的解读来指引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也揭示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教师和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提高的意识和素质。

(四) 收集生活经历,成就自我

“当我着手于特殊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时,我再次访问和重构了过去的自我,并质问我现在已走在谁的,什么样的旅途中。我第一次将那个与妹妹相伴的女孩与现在已有了多年特殊教育经历的教师联系到一起,并将此故事倾诉给同事。当这些通过故事进行联结时,我得以更全面的进行自我观察,也渐渐的触摸到自己的心性和灵魂。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我将上述发现用以解释生活,并防止用‘专家方式’(所谓的专业技能)来进行教育研究。在教学过程中,单纯的“学习”曾经使我放弃了对一些老问题的追问:“为什么我之所以是我”,“我在追寻什么”,以及“我应如何从事我的追求”。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些问题,我拓展了原来用获取专业知识的方式对“如何”的问题进行探寻的初级层面的研究。在这种实证的视野下,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找到了通过职业生活来服务社会的方式。”

最后一个故事是施尔德兹教授从单纯的职业视野下的教师定位到社会和人生视野下的全人角色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正是通过不断将多个故事联结和解读,教授获得了更为丰富和完善的人生体验。综观上述故事解读,尽管叙述的角度和场景都不相同,但是每一个故事都是既独立又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连续性过程,是个体完整而独特的自身缄默知识,施尔德兹故事解读的奥秘就在于此。

三、卡门·施尔德兹的启示:个体生活史研究与教师的发展

(一) 从知识中心到教师个体生活史研究

目前在教师发展中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他们在学校所学习的知识不过是他人即时观点的积累,而在教学中这些所谓的“知识”却被永恒化,准教师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这些东西,在

凸显他人“权威”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落脚点。教师应该学习知识,但其更应成为实践者和反思者。施尔德兹教授的叙事研究告诉人们:个体的成长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个人的成长和变化源于丰富的生活经历,因此教师必须改变“知识中心”的观念,从而转向对活生生的个体生活的探究,亦即教师生活史研究。

教师生活史就是关于教师个体教育与生活的历史,但它不是孤立的零星的个人记忆,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景里,教师在其生活与教育中所发生的事件和经历^[4]。教师的个人生活史不仅具有个体发展意义,而且可以通过个人生活史观察到教师教育生活的全部信息。由于人生活在具体的时空历程中,因此生活史不仅是社会时空的一部分,而且能较为人性和生动地反映其成长。教师生活史研究应成为当前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它也是促使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重要手段。

(二)“让生活说话”,审视疑似权威,建立自身认同和自身完整

施尔德兹的个体故事解读首先表达的就是一种对个体自身经历独特性的认同。教师进行个体生活史的研究首先应该审视自己的缄默知识,并通过这个思考过程学会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对那些疑似真理的权威观点进行检验,从而逐渐建立自我认同和自身完整。帕尔默(Palmer)提出:“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5]。所谓“自身认同”是指一种发展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自我生命中所有力量汇聚,进而形成神秘的自我:我的基因组成,赋予我生命的父母的性格;我成长的文化环境,我的爱的体验和痛苦的感受等等。所谓“自身完整”是指无论怎样我都是一个整体。自身完整要求我识别那些能整合到我的自我个性中的东西,分辨其中哪些适合我,哪些不适合我。教学是一门艺术,每一个教师的教学方法都是自己谱写出来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因为个体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而具有不可复制的特点,只有自身认同和自身完整的教师所谱写出来的作品才是完整和协调的。

(三)基于四个维度之上的故事重构和解读:还原真正的自我,成就自身完整

克兰蒂宁认为:“故事是思想赖以起居的寓

所”^[6]。克兰蒂宁和康奈利则将个人的经历命名为“神秘、神圣而隐蔽的故事”^[7],从而扩展了克兰蒂宁“人类寓所”的概念。而施尔德兹不仅从四种维度定义了故事对个体自身完整和完善的意义,还从不同角度、不同场景甚至不同的主体对个体故事进行了重构,从中探寻自我完善之路。

首先,施尔德兹对自己幼年经历的故事重构中可见教师应当从首先从自身角度出发对个体故事进行重构和解读。当教师试图去阐释自我故事的时候,他们的探索就叩开了一扇门,进入到对“为什么,是什么,会怎样”的生命质问中。此过程就像一向所表现出的教育历程一样。当人们将跨越时间和空间与自身重新建立联结时,就是开始放弃自己的机械的理论和外在的专家知识。进而导向一条塑造自我权威之路,将自身的生活经历作为课程从而为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提供丰厚的基础。

其次,施尔德兹对妹妹故事的解读告诉我们教师还应对与自己有关的他人故事进行重构和解读。因为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孤独的生活在世上的,人们的每一个故事都与其它主体有着不可分离的关联。而个体的自身完整和完善也离不开对其他个体的关注与理解,教师必须学会观察他人的故事并进行重构和解读,从中找出其对自身的影响作用,最后这些故事和影响功用将整合进对当前自身境遇的解释和对今后人生信念的追求。

最后,施尔德兹对学校故事的解读告诉我们教师必须要学会故事共享,从他人的角度解读自身故事,并且不断对多个场景下自身故事进行更完整、更深入的再联结与再解读。仅从个人的角度对自身和他人的故事进行的解读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甚至有失偏颇的。因为故事同时具有四个维度,应当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构故事。比尔·皮纳(Bill Pinar)在《关于内在的工作》一文中对自己的教学是这样描述的:“我拥有自己的学科知识,了解一些学生们的知识以及具有我愿意共享的自我知识……我准备着做出反应,不仅在专业方面的师生之间,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人的反应。我必须自愿开放我的思想与感受……如果我期望这种对我具有重要作用的方式对学生同样有用”^[8]。通过故事的分享和多重解读,才能将不同场景和视角下的自我形象进行联结和统一;才能真正还原出一个真正的自我,真正认清

自身的追求,最终实现真正的自身完整和不断的自我完善。

参考文献:

[1][美]小威廉姆E.多尔,[澳]诺尔·高夫著.张文军等译.课程愿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2] D. Jean Clandinin. Classroom Practice: Teacher Images in Action[M]. London: The Falmer Press,1986.

[3] Carmen Shields. Using Narrative Inquiry to inform and guide our(re) interpretations of lived experience [J]. Copyright Faculty of Education of McGill University Winter, 2005:2 – 5.

[4]姜勇.个人生活史与教师发展初探——一种解读教师专业成长的新视角[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4(3):31.

[5][美]帕尔默.教学勇气[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Crites, S. The narrative quality of experience [J].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Journal, 1971, 39(3):295.

[7]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andscapes [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5.

[8] Pinar, W. F. Autobiography, politics and sexuality: Essays in curriculum theory 1972 – 1992 [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1.

On The Enlightenment of Carmen . Shields’ Narrative Inquiry to Chinese Teachers’ Living History Inquiry

CAO Chun-fang, DENG Lei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P. R. China)

Abstract: From analyzing characteristics of Carmen Shields’ narrative inquiry, this paper holds that his unique story-interpreting inquiry has much enlightenments to help Chinese teachers change their growing pattern from knowledge-centered to living history inquiry, moreover, it can also instruct teachers to take living history inquiry.

Keywords: individual story; story interpreting; story reconstructing; inquiry of teachers’ living history

(编辑 周沫)